

《玉玲珑》

主要角色

梁红玉：旦
韩世忠：武生
种师道：老生

情节

种师道往武庙拈香，命官妓均往应差。名妓梁红玉与鸨儿柳青娘至武庙，因为时尚早，乃在庙中歇息，不觉入睡。土地奉玉帝敕旨，前来指点，告以与韩世忠有姻缘之分。时韩世忠尚未得志，在军营当兵，夜间敲锣打更。来到武庙，因感困倦，亦于庙内小睡片时。土地将梁红玉摇醒，梁红玉知有异，即与柳青娘执灯照之，见一老虎。梁红玉上前打虎，误打韩世忠，梁红玉知韩世忠必将大贵，乃以身委之，结为夫妻。梁红玉应差到迟，种师道知其与韩世忠婚配，欲降韩世忠罪，梁红玉以理说之，韩世忠遂得免。郭药师造反，梁红玉与韩世忠请兵出战。梁红玉用计，分兵两路夹攻，杀穆通，遂立奇功。

根据《传统剧目汇编》第九集：伍月华藏本整理

【第一场】

(柳青娘上。)
柳青娘 (白) 哈哈。
(数板) 丢眉飞目浑身俏，二十年前数得着，虽然如今年迈了，还会铺床叠被伴群僚。
(柳青娘坐。)
柳青娘 (白) 奴家柳青娘。我有一妹子，会跑马卖艺，我妹夫是个书香后代，文武全才；全下世去了，留下一个丫头，武艺双全，名叫梁红玉。是我娘儿两个，无有过活，在经略元戎面前当差。今日行香之日，我们娘们也该伺候差使去了。
丫头，丫头，梁红玉，你出来吧。
(梁红玉上。)
梁红玉 (白) 啊哈！
(数板) 十二个铜盘月照耀，碧桃红树乐春宵。一盏心机池边饮，有趣春风倚凤箫。
柳青娘 (白) 丫头，你给我出来罢！
梁红玉 (白) 妈吓，我出来啦，你老人家还未瞧见么？
柳青娘 (白) 啊！你出来啦，我还不知道哪！
梁红玉 (白) 妈吓，你老人家叫我出来，什么事情吓？
柳青娘 (白) 你这是和妈妈玩笑，今天乃是经略老元戎行香之日，该咱们去伺候差使去啦！
梁红玉 (白) 妈吓，我今天可不去了。
柳青娘 (白) 妈妈替你去的是前几年，如今我老了，要是去得，我还不叫你去了吓。
梁红玉 (白) 那么着，你老人家吩咐一声，咱们娘儿俩就走。
柳青娘 (白) 那么咱们就走。
我说伙计们，好好看守门户，我们去去就回来吓！
(伙计内应。)
梁红玉 (白) 走哇！
(西皮原板) 奴本是良家女诗书颇晓，
(梁红玉、柳青娘同走四门。)
梁红玉 (西皮原板) 知三从与四德父母所教。
奴岂肯失贞节装疯卖俏，
寻一个容身的盖世英豪。
柳青娘 (白) 到了。
梁红玉 (白) 到了，听听天有什么时候了？
柳青娘 (白) 待我听听。
(柳青娘听。【起二更鼓】。)

柳青娘 (白) 好哇，丫头，咱们来早了，还没开门哪！

梁红玉 (白) 天才二更，我说早了不是，咱们回去罢！

柳青娘 (白) 别忙，回去不得，他们吃烟的人，躺下还得起来，咱们就在这庙外坐坐罢！

梁红玉 (白) 妈吓，你可小心了点。

柳青娘 (白) 我在这里不碍。

(柳青娘瞧。)

韩世忠 (内白) 走哇！

(韩世忠上。)

韩世忠 (西皮散板) 这更锣敲不出胸中奥妙，
韩世忠怎能比汉将班超。

(白) 在下韩世忠，乃是山西龙门人氏，在经略帐下，当了一名巡夜更夫。我家元帅明日武庙拈香，我在此巡更守夜，看天光尚早，我不免在此打睡片时便了。

柳青娘、
梁红玉 (同白) 你在这边睡，我们在那边去睡。

(韩世忠看。)

韩世忠 (白) 看庙内有妇人声音，待我在外面去睡便了。哎吓吓吓。正是：
(念) 一觉放开心头稳，梦魂一去到阳台。

(韩世忠睡。土地、土地婆同上。)

土地 (念) 人人敬奉我二老，

土地婆 (念) 个个道我公道多。

土地 (白) 我乃当方土地是也。

土地婆 (白) 我乃当方土地婆是也。

土地 (白) 哎，土地奶奶是也。

土地婆 (白) 哎，土地他奶奶是也。

土地 (白) 今日韩世忠与梁红玉有姻缘之分，你我前去与他两家说合说合。

土地婆 (白) 走。

土地 (白) 行行去去，去去行行，说着说着，到了。你看那旁乃是贵人，与他见个礼儿。

土地婆 (白) 见个礼儿。

(土地、土地婆同见礼。)

土地 (白) 那旁是个贱人，拧她一下子。

土地婆 (白) 拧她一下子。

(土地、土地婆同拧。)

柳青娘 (白) 哎吓，是谁吓？

梁红玉 (白) 妈吓，怎么啦？

柳青娘 (白) 有人拧了我一下。

梁红玉 (白) 你那边睡去，我这边睡，看看谁敢惹我。

柳青娘 (白) 谁敢惹你，你是谁？

(柳青娘睡。)

土地 (白) 再来拧她。

(土地拧。)

柳青娘 (白) 哎吓丫头，这个地方不安顿，又拧了我一下子。

梁红玉 (白) 妈吓，又嚷什么吓？

柳青娘 (白) 我没嚷什么。

梁红玉 (白) 你老人家拿灯笼照照看，看是什么东西。

柳青娘 (白) 打上灯笼看看去。

(柳青娘拿灯笼，虎形上，火彩，虎形下。)

柳青娘 (白) 丫头不得了，有了老虎了。

梁红玉 (白) 怎么有了老虎了？待我看看，不要怕，我去打它去。

柳青娘 (白) 我记得武松打虎，哪有你们这样人打虎呢！

梁红玉 (白) 得啦，你往后点吧。

柳青娘 (白) 呔，大胆孽畜，此处也是你来的么？休走，照打。

韩世忠 (白) 谁敢打我？

梁红玉 (白) 照打。

韩世忠 (白) 谁敢打我?

梁红玉 (白) 哎吓, 你倒是人, 还是妖怪?

韩世忠 (白) 俺乃是一兵, 什么叫做妖怪?

梁红玉 (白) 你是冰, 不在冰窖。

韩世忠 (白) 吃粮当差的兵。

梁红玉 (白) 哎吓怪吓! 明明是一只老虎, 怎么又是个人了呢? 哦, 想是此人有点来头。

柳青娘 (白) 八成是打死了。

梁红玉 (白) 妈吓, 他不是老虎。

柳青娘 (白) 不是老虎是什么?

梁红玉 (白) 他是兵。

柳青娘 (白) 是冰, 不在冰窖?

梁红玉 (白) 他是吃粮当差的兵, 是个人。

柳青娘 (白) 他是个人, 我过去看上一看。

梁红玉 (白) 不错, 是个人。

梁红玉 (白) 妈吓, 我今看他倒对劲, 我就要……

柳青娘 (白) 怎么着?

(梁红玉附耳。)

梁红玉 (白) 我就要……

柳青娘 (白) 你要什么?

梁红玉 (白) 我要嫁他。

柳青娘 (白) 你看中了他, 我可不管。

梁红玉 (白) 不要你管, 我自己去说。

柳青娘 (白) 好哇, 你们要对说对讲, 我们拉牵的饿死了。

梁红玉 (白) 你不用管。

吓将军, 请问阁下贵姓大名, 何方人氏? 家中还有什么人?

韩世忠 (白) 在下韩世忠, 乃山西龙门县人氏, 父母双亡, 就是独自一人。问俺做什么?

梁红玉 (白) 原来是韩将军, 你父母双亡, 可曾娶过妻室?

韩世忠 (白) 俺未娶过妻室, 你问他则甚?

梁红玉 (白) 既然无有娶妻, 我告诉你, 我叫梁红玉, 你看看我好不好?

韩世忠 (白) 好便怎么样?

梁红玉 (白) 你爱我不爱?

韩世忠 (白) 爱。

梁红玉 (白) 你拿锣来罢!

韩世忠 (白) 你要俺这个锣儿做什么?

梁红玉 (白) 哎哟, 你拿锣来, 你看我虽然是妓女, 我还无有个人儿呢? 你懂不懂得?

韩世忠 (白) 不懂得。

梁红玉 (白) 自古道得好: 好汉爱好汉, 惺惺惜惺惺。这句话你可知道?

韩世忠 (白) 略知一二。

梁红玉 (白) 你既然知道, 可就好说了, 我可就要……

韩世忠 (白) 要怎么样?

梁红玉 (白) 我要, 我要嫁你, 你可不准不依。

韩世忠 (白) 待我思忖思忖。

梁红玉 (白) 你想想值不值?

韩世忠 (白) 且住, 想俺韩世忠背了时运, 只落得这般光景。哦, 有了!

啊娘子, 既承美意, 俺韩世忠敢不依从, 日后只恐耽误娘子终身大事。

梁红玉 (白) 你我只要心投意合, 何愁不夫荣妻贵。

韩世忠 (白) 既然如此, 见过岳母。

梁红玉 (白) 见个礼儿。

妈吓, 我们两人都愿意了。

柳青娘 (白) 你们都愿意啦?

梁红玉 (白) 你老人家也愿意啦!

柳青娘 (白) 我不愿意也得愿意。

韩世忠 (白) 见过岳母。

柳青娘 (白) 好哇，有句话，我得交代交代。而今我们是亲戚了。女婿可是半子之靠。咱们回去罢。

韩世忠、
梁红玉 (同白) 回去罢。

韩世忠 (白) 正是：
(念) 月下老人种福田，
梁红玉 (念) 好似紫燕与凤鸾。
(白) 走哇。

韩世忠 (白) 咳，倘或误了差事，那还了得。

梁红玉 (白) 不怕的，有我呢。

韩世忠 (白) 怎么？有你？

梁红玉 (白) 回去吧。

韩世忠 (白) 回去。
(笑) 哈哈。

(韩世忠、梁红玉、柳青娘同下。)

土地 (白) 咱们也回去罢。

土地婆 (白) 请。

土地 (白) 正是：
(念) 神仙不管姻缘事，
土地婆 (念) 枉在人间受香火。
(土地、土地婆同下。)

【第二场】

(四文堂、四旗牌、种师道同上。)

种师道 (白) 老夫种师道，官拜澶州节度使。今乃朔望之期，武庙拈香。来！

四文堂、
四旗牌 (同白) 有。

种师道 (白) 打道武庙。
(种师道、四文堂、四旗牌同走圆场，同进庙。二妓女同上。)

二妓女 (同白) 迎接大人。

种师道 (白) 罢了。你等可曾到齐。

二妓女 (同白) 我等俱已到齐，内有梁红玉误差未到。

种师道 (白) 梁红玉乃是妓女班头，因何误差不到？来！

二旗牌 (同白) 有。

种师道 (白) 命你二人将梁红玉传来回话。

二旗牌 (同白) 得令。
(二旗牌同下。)

二妓女 (同白) 大人可用歌舞？

种师道 (白) 今乃朔望之期，不必歌舞，赏银十两，回院去罢。

二妓女 (同白) 谢大人。
(二妓女同下。二旗牌同上。)

二旗牌 (同白) 启元帅：小人打听得韩世忠不当差了，与梁红玉回家，拜了天地，入了洞房，上了炕，睡了觉，打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也不噜苏。竟有这等事，速将韩世忠与梁红玉一并提到，大堂听审，不得有误！

种师道 (白) 又一个得令。
(二旗牌同下。报子上。)

报子 (白) 报，今有郭药师造反，逢州抢州，逢县抢县。

种师道 (白) 再探。

报子 (白) 得令。
(报子下。)

种师道 (白) 你看郭药师兴兵前来，必须早作准备。打到回衙。
 四文堂、
 二旗牌 (同白) 吓！
 (众人同下。)

【第三场】

(柳青娘上。)
 柳青娘 (念) 好笑好笑真好笑，我要不说外人不知道。我们丫头性情傲，看中士兵把亲招。
 (二旗牌同上。)
 旗牌甲 (念) 奉了大人命，
 旗牌乙 (念) 捉拿糊涂人。
 旗牌甲 (白) 咳，捉拿犯罪人。
 旗牌乙 (白) 咳，捉拿犯罪人。
 旗牌甲 (白) 说着说着就到了。
 旗牌乙 (白) 前去叫门。
 旗牌甲 (白) 前去叫门。
 二旗牌 (同白) 开门来。
 柳青娘 (白) 搬家了。
 二旗牌 (同白) 没听见，再叫。
 开门来！
 柳青娘 (白) 不在这儿住了。
 二旗牌 (同白) 还是没有听见，再叫。
 开门来。
 柳青娘 (白) 死七白赖的不答应，待我看看去。
 二旗牌 (同白) 没听见，咱们进去。
 (二旗牌同进门。)
 二旗牌 (同白) 请了。
 柳青娘 (白) 你们两人讲理不讲理吓？
 二旗牌 (同白) 大中国的人，哪有不讲理的。
 柳青娘 (白) 我还没开好门哪，你们就进来啦。
 二旗牌 (同白) 我们再出去就是。
 柳青娘 (白) 请了，我说二位找谁吓？
 二旗牌 (同白) 我问你，那韩世忠是你的什么人？
 柳青娘 (白) 你问韩世忠，他是我的女婿，我是他的岳母。
 二旗牌 (同白) 原来是丈母娘，有礼了。
 柳青娘 (白) 你给我走开这儿吧。
 旗牌甲 (白) 我问问你，梁红玉是你什么人？
 柳青娘 (白) 那梁红玉，她是我的女儿，我是她的母亲。
 二旗牌 (同白) 哎吓，原来是母亲。
 柳青娘 (白) 错上了坟了，你们二位是哪里来的？
 二旗牌 (同白) 我们两人与韩世忠同营吃粮。
 柳青娘 (白) 这话我听明白了，你们是吃粮伙计，闻听他成了家啦，特地前来与他道道喜，
 贺贺喜，贺贺喜，道道喜。
 二旗牌 (同白) 正是道道喜，贺贺喜，贺贺喜，道道喜。
 柳青娘 (白) 不是外人，到家里坐着。
 二旗牌 (同白) 正要到家里坐着。
 (二旗牌同进门，同坐。)
 柳青娘 (白) 二位喝茶吓！
 二旗牌 (同白) 正要喝茶，正要喝茶。
 柳青娘 (白) 还没倒水啦！
 二旗牌 (同白) 不渴吓不渴，
 柳青娘 (白) 天生的个嘎杂子。

二旗牌 (同白) 正是嘎什子, 正是嘎什子。
 柳青娘 (白) 丫头, 丫头。
 (韩世忠、梁红玉同上。)
 韩世忠 (白) 岳母何事?
 柳青娘 (白) 有人找你们。
 梁红玉 (白) 那么着, 得出去见见去。
 柳青娘 (白) 去不得。
 梁红玉 (白) 见得的。
 你们是做什么的?
 二旗牌 (同白) 奉了大人之命, 前来拿你们。
 韩世忠 (白) 怎么好吓?
 梁红玉 (白) 你不用害怕, 我正要去见见那经略元帅, 叫他赏几两银子使用使用。
 来, 与你姑爷姑娘带路。
 旗牌甲 (白) 走哇。
 韩世忠 (白) 走。
 梁红玉 (白) 走哇。
 (旗牌甲、梁红玉、韩世忠同下。)
 柳青娘 (白) 去不得, 咳, 姑爷回来, 姑爷回来。
 旗牌乙 (白) 哦。
 柳青娘 (白) 你赶快回来。
 旗牌乙 (白) 你叫我么?
 柳青娘 (白) 我叫我们姑爷。
 旗牌乙 (白) 我小名叫姑爷。
 柳青娘 (白) 滚开罢。
 (旗牌乙下。)
 柳青娘 (白) 哎, 锯了我的摇钱树啦, 我还挂什么灯笼, 我也改行了罢!
 (柳青娘下。)

【第四场】

(四龙套、种师道同上。)
 种师道 (唱) 老夫澶州为总镇,
 统领貔貅百万兵。
 迈步且把大堂进,
 旗牌到了问分明。
 (二旗牌同上。)
 二旗牌 (同白) 报, 梁红玉、韩世忠一并拿到。
 种师道 (白) 押上来。
 旗牌甲 (白) 将他二人押上堂来。
 (韩世忠、梁红玉同上。)
 韩世忠 (念) 指望夫妻同偕老,
 梁红玉 (念) 谁知今日惹祸苗。
 韩世忠 (白) 参见元帅。
 种师道 (白) 韩世忠, 你因何误差不到?
 韩世忠 (白) 小人奉命巡更。
 种师道 (白) 住了, 你既是官军, 不去巡更, 往哪里去了?
 韩世忠 (白) 大人哪!
 (唱) 我与红玉配缘姻,
 大人息怒听详情。
 今日小人犯将令,
 还望大人施恩情。
 种师道 (白) 唔, 你是官军, 擅敢私勾官妓, 左右将他斩了。
 (韩世忠看。)

梁红玉 (白) 慢着，慢着，我还有话说哪！

种师道 (白) 唔，你有话说，讲来。

梁红玉 (白) 请问大人，这当官兵的，莫非一辈子不准娶亲么？

种师道 (白) 官兵准娶亲。

梁红玉 (白) 那么，我们当官妓的，一辈子不许嫁人么？

种师道 (白) 官妓也许嫁人。

梁红玉 (白) 却又来，既是官兵准娶，官妓也许嫁人，那么我们二人成了夫妻，又犯了什么王法呢？

种师道 (白) 官兵可娶妻，官妓也许嫁人，你们是官兵私通官妓，犯了老夫堂规，定要治罪。

梁红玉 (白) 哼哼，想自古以来，有天地就有男女，有男女就有夫妻，圣人有云：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夫妻之道，乃人之大伦。想我同韩世忠成其夫妻，也是明媒正娶，并非钻穴相窥，踰墙相从。况且我们妓女从良，古今有之，难道你老人家还不知道么？

种师道 (白) 有哪些古今妓女从良之事，你且讲来。

梁红玉 (白) 容禀：想当年谢安身为宰相，携妓游山，东山丝竹，千古佳话。杨素身为元帅，也曾买得峨眉关盼盼，起造燕子楼，名扬天下。石崇以明珠十斛，买得绿珠，盖了金谷园，名垂千古。这都不是前朝的故事么？想韩世忠虽为步兵，也是他的时运未至。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自古英雄多出草野岩谷之中，焉见得他将来就不能发迹？今天你老人家若能高一高手，我们就过去了。况且兵临城下，正是用人之际，你老人家这么大的年纪，还是一味暴虐不恤士卒。圣人云：老而不死是为贼，就当以杖叩其胫。我劝你老人家积点阴功，留点德行，将我夫妻释放，我夫妻感你老人家大恩，将来必当效命捐躯，力图厚报，就是你后辈儿孙，也要公侯万代啦。

二旗牌 (同白) 有理吓有理。

种师道 (白) 吓。

二旗牌 (同白) 是，是。

种师道 (唱) 妓女说话甚有理，
问得老夫无话提。

(报子上。)

报子 (白) 贼兵讨战。

种师道 (白) 再探。

(报子应，下。)

种师道 (白) 报子报道，贼兵讨战。韩世忠，老夫命你出城对敌，你可敢去？

韩世忠 (白) 小人敢去。

梁红玉 (白) 启禀老大人：不但他敢去，就是我也还可以帮助他去呢。

种师道 (白) 你二人莫非有逃走之意么？

梁红玉 (白) 哎哟，我的老元帅吓，我们要是逃走，早就走了，也不能还叫他们把我们拿来见你，我们还要借你老人家的洪福，提拔我们，日后还想为国出力，图个功名富贵呢。

种师道 (白) 既然如此，赏你们半幅盔铠，二份枪马，兵卒五百名，出城交战，不得有误。

韩世忠 (白) 得令！

梁红玉 (白) 慢着，慢着。还有一件事，要求求你老。

种师道 (白) 还有何事？

梁红玉 (白) 求求你老，将这两个嘎什子赏给我们。

种师道 (白) 要他二人何用？

梁红玉 (白) 叫他们鞍前马后，壮壮胆子，也是好的。

种师道 (白) 好，就将他二人拨在你二人名下听用。

梁红玉 (白) 多谢元帅。

韩世忠 (白) 哎吓吓，我真服了你了，你哪里来的这一肚子鼓儿词。

梁红玉 (白) 你不知道吓，我天天在这里看纲鉴么！

(韩世忠、梁红玉同下。)

种师道 (唱) 烟花女子真胆大，

竟敢上阵动厮杀。
三军准备人与马，
若不胜时去救他。

(四龙套自两边分下，种师道下。)

【第五场】

(四上手、二旗牌引梁红玉同上，同站门。)

梁红玉 (念) 幼习文武艺，今日显奇能。

二旗牌 (同白) 参见夫人。

梁红玉 (白) 呸，你妈的夫人，你爹的夫人，又夫人哪。

(二旗牌对怔。)

二旗牌 (同白) 我们不称呼你是夫人，称呼你什么？

梁红玉 (白) 要称我叫老爷。

二旗牌 (同白) 若要称你老爷，那么韩老爷，我们称呼什么吓？

梁红玉 (白) 这个？

(梁红玉背言。)

梁红玉 (白) 哎吓对吓，要称呼我老爷，可称呼他什么呢？

(梁红玉想。)

梁红玉 (白) 有了，你们称呼我为母老爷，称呼韩大老爷为公老爷，记下了。

(四兵领韩世忠同上。)

韩世忠 (白) 咳夫人，你早来了。

梁红玉 (白) 唉，你也不打听打听行市，又夫人哪？

韩世忠 (白) 我打听什么行市吓？

二旗牌 (同白) 要称呼她老爷。

韩世忠 (白) 称呼她是老爷，称呼我是什么？

二旗牌 (同白) 你是公老爷，她是母老爷。

韩世忠 (白) 原来如此。

咳，母老爷请了。

梁红玉 (白) 公老爷请了。

韩世忠 (白) 那贼兵甚众，你我夫妻只有这几个兵将，如何能够取胜？

梁红玉 (白) 常言道得好：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只要会用，我看我们所领这五百兵士，皆是精壮之人，你看一个一个面上都是生成的聪敏智慧，胸中定有智谋，有勇有谋，一能挡十，十能挡百，如用了无数的人马上阵，尽打败仗，个个临阵脱逃，那些兵士，是凑凑数目，多也无用。有道是一人拚命，万夫难挡。你带领三百兵士，攻打头阵，我带领二百兵士，杀他后路，两下夹攻，何愁不能取胜。

韩世忠 (白) 好计，好计，如此母老爷先请。

梁红玉 (白) 兵贵神速，须战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个时候，咱们不是客气的时候，如能侥幸得胜，那个时候，备酒贺功，再来客气。公老爷，快点请罢。

韩世忠 (白) 请。

(四上手、梁红玉、四兵、二旗牌、韩世忠自两边分下。)

【第六场】

(〔急急风〕。四龙套、番兵、番将、穆通同上。)

番将 (白) 澶州城门紧闭，奉主帅令，攻取澶州，怎样攻法？

穆通 (白) 前去叫他开城投降，再若迟延，破了城池，鸡犬不留。

番将 (白) 呔，城上儿郎听者，我们主帅有令，叫快快开城投降，再若迟延，杀进城去，鸡犬不留。

韩世忠 (内白) 呔，众将官，开城迎敌。

(四兵、四上手领韩世忠、梁红玉同出城。梁红玉领四上手同下。韩世忠、四兵、四龙套、番将、穆通同会阵。)

穆通 (白) 呔，来将通名。
韩世忠 (白) 俺乃种元帅麾下大将韩世忠！
穆通 (白) 无名小卒。
韩世忠 (白) 你叫什么名字，快快通名受死。
穆通 (白) 俺乃郭药师台前，领兵大元帅穆通，劝你早早投降，免你一死。
韩世忠 (白) 一派胡言，放马过来。

(韩世忠、穆通同起打，韩世忠败。〔搥鼓〕。四龙套、番将同跑上，同围韩世忠，穆通上，与韩世忠打，韩世忠败，穆通追韩世忠下，四龙套、番将同追下。〔鼓响〕。番将追韩世忠同上，穆通挑韩世忠落马，穆通刺韩世忠杀，梁红玉自下场门上，救韩世忠起来，韩世忠上马，梁红玉、韩世忠同战，四龙套、番将同败逃走，穆通被战败，丢盔散发落荒而逃，韩世忠欲追赶。)

梁红玉 (白) 败兵不可深追，我们暂且回营交令，还要准备再战。

韩世忠 (白) 好，回营交令。

(〔尾声〕。韩世忠、梁红玉同进城下。)

(完)